

第十一屆 ifva 亞洲新力量組評審會議紀錄

出席評審：張獻民（張）、阿彼察邦·韋拉斯花古（韋）、麥聖希（麥）

大會代表：鄭珮詩（鄭）、文卓怡（文）

鄭：今年「亞洲新力量組」一共有十部入圍作品。大會設了一個大獎及一個「特別表揚」給這個組別，但可以彈性處理。譬如說，如果評審小組認為沒有作品符合拿取大獎的水平，我們可以頒大獎；又或者想多給一個作品「特別表揚」時，亦是可行的。

麥：那該怎樣開始？

韋：很難做判斷。

麥：對，它們屬於不同類型：動畫、劇情、紀錄片……我們應該先提名幾部，還是應該逐一討論呢？

鄭：或者可以考慮逐一討論每個作品，然後才作提名。大會特別標榜「創意」及「獨立精神」這兩個元素，大家可作為參考。

《我的 747》

韋：我覺得導演對自己的主題瞭如指掌。一部記錄電單車軼事的作品，結果變成是一部記錄台灣都市生活軼事的作品，實在很有趣。對我來說，作品也很感性。

張：好像是創作者身體的延伸，由他個人到攝影機，再及至電單車。我本人覺得很有趣，但不知道對台灣觀眾有沒有那麼大感染力。

麥：拍得不俗，技術上沒有太大的問題，感覺就如這是導演自身的日記，很好。電單車也是個很有趣的題目，因為在台灣騎電單車是很普及的一件事。只是對我而言，作品不夠刺激，無論在影像上或者內容上。這是一部好作品，但不夠大膽，不能刺激我去再想多一點、想深一點關於主角及台灣社會的事。

張：片中最主要的表達手段是影像和剪接。我想導演有點害羞，怕用其他手法表達。

《The Chamber》

麥：這也是一部拍得很好的作品，你可以一邊看一邊感受到故事的進展和變化。視覺上很有趣，因為作品嘗試探索動畫中的不同空間。最初只有一個盒，角色互動演出，你會以為是一個三維空間，但直至最後你才發現那原來是一個二維空間！作品層次豐富，帶來連串驚喜。但這也是作品的問題所在：技巧純熟，但亦只限於技巧的層面。

張：我很喜歡此片，像一個可以在網上下載，然後傳給朋友的精巧作品。技術上，我認為有顏色的問題。在放映會上，我判斷不到這是否一個黑白作品。它好像是黑白，但偏啡色，令我覺得它是一個為互聯網創作的作品，而不是供影院放映的短片。

麥：這片十分複雜，相信需要很長時間來做。

章：我覺得它跟其他入圍作品很不同，可以說它是沒有甚麼文化及個性特徵的，即是說，它可以是一個來自俄羅斯或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作品。你看不見導演。又或者，這就是此類作品的特色。你不會知道其國籍，你只會知道影片的意念。

麥：不是太人性，很乾澀，只是一個製造驚喜的構思，缺乏人性的一面。

《12》

麥：為甚麼叫「十二」？開場時，有一個「1」字和「2」字在窗口……

章：對，在窗框。

麥：那是指「1、2」，還是十二？因為片中「1」和「2」是分隔開的。

鄭：在泰文，「12」有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思？我發現這作品的片長是十二分鐘，不知是巧合還是導演故意剪成這長度。

張：這是一個很獨特的作品，像一件裝置作品。它有很多構思，而導演亦花了很多時間去拍攝及製造那些效果。

章：這片有點像《The Chamber》，故弄玄虛，但只是一大堆構思。它的世界是封閉的，跟外面的世界沒有聯繫。

麥：我第一次看的時候，覺得是一個女孩子在反省自己公式化的城市生活，幾可愛。但昨晚再看一次時，就覺得它拖得太長。影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所有東西都圍繞著她在旋轉；第二部分其實也是大同小異，令人覺得很重複。

韋：我認為問題不在於片長，而是在於旁白。有不少地方，我覺得旁白可以做得好些。其實，視覺上已經很強，你已明白他怎樣玩顏色，所以旁白便變得很指導式。此外，我亦覺得它的美術太過花巧了，有些道具如電視機和電話，都不是現在的東西，反而像從片場借回來的。在這一點上，很不老實。

《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 》.

麥：文本是借用的嗎？

韋：對，是來自 Tornorn Sukpreecha 的小說，但他改寫了某些部分。我處於一個比較困難的位置，因為我跟這片的導演很熟。我知道這個故事，也知道他過去的事。他曾愛上一個名叫 Shiw Ping 的小男孩，所以 Shiw Ping 這名字經常出現在他的電影之中。可以說，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為 Shiw Ping 而拍攝的。

麥：對我來說，影片最震撼的地方是那些文本。故事本身亦很有趣，且充滿詩意。這是它最優勝的地方。但說到影像，特別是片頭和近片尾一段，都來得比較突兀。那個出國旅遊的男人有點格格不入，因為影片主要是關於男孩的影像，所以把焦點集中在男孩的影像上會比較好。

韋：我覺得剛好相反，這是本片最優勝的地方。某程度上，你會覺得影片很散亂，但當我看見主角不斷嘗試透過影像尋找對方的資料，甚至去到另一個國家時，我深深被打動了。他那種沮喪、迷失的感覺，以及嘗試去理性化一切的行動，其實與整個故事十分配合，都是圍繞著這個需要愛的破機械人。影片講的是這個機器，以及作為一個導演或創作人，他怎樣看世界。它也提及人類的慾望。當看到這個男人很想去觸摸，卻礙於他是被人類控制的機械人而被禁止去觸摸的時候，我覺得很傷心。

張：我看這片時，覺得它是一首非常個人的詩。他要用同樣的心情，在這一兩年內再創作出十二至十五個同類型的段落，才能把它們集成為一個完整的作品。這片像是一部更大規模作品中的一個小篇幅。

麥：我覺得片尾完得不夠好，還欠甚麼似的，需要多一點時間去把影片做到更好。它的構思很好，但處理得不夠好。

韋： **《我的 747》** 很完整，但正如你所說，它就是太工整了。

麥： 我不是說這故事不完整，開放式的結局是完全沒問題的，更可讓觀眾多作思考。我指的是技術上的問題。接近片尾的部分，我覺得可以做好一點，如聲音方面。亦因此，我從文本和影像兩方面討論此片：文本做得很好，交代了導演想表達的東西；但視覺上，我認為可以做得好一些。

張： 我不認為他要把這片做得更完整，他應該去拍下一部。在日後他拍的影片中，他可能會有所改變。作為一個導演，他可能會跳去另一個階段，會去做其他事。這是很重要的，因為他以這些電影來建立自己。就正如 **《我的 747》**，這不是關乎影片本身，而是關乎導演的未來。

韋： 我同意。

《Is Am Are》

張： 這是一部很奇怪的學院作品，帶點西方味道。我不清楚它的字幕做得好不好，但我覺得那巴士上的中年人說得太多。我喜歡那女孩子的表現。而其他兩部泰國短片 **《12》** 和 **《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 就沒有真正的演出。那些演員都只是「出現」在銀幕，不是在「演戲」。在 **《Is Am Are》**，導演嘗試讓那女孩去演，我很欣賞這一點。

麥： 我覺得這部片甚有創意，你從來都猜不到它之後會說甚麼。不單在故事上，就是在視覺、影像上，也很有趣。開場時，我還以為這是鬼片，但後來的發展完全在我意料之外。我很喜歡這作品，但它有些地方很累贅，不夠精簡。故事是關於幾個問題：「你快樂嗎？」、「你的人生怎樣？」、「你的將來會如何？」等等。最後我從片中得到的訊息是：「你要認識自己，積極向前。」但這個訊息可以更簡潔、更精確地表達出來。敘事亦應做得再順暢、再直接一些。

韋： 這片太長了，你一早就明白它想講的要點。我是泰國人，所以覺得它的對白很生硬，正如你們也提出過。這是它的弊點。演技方面，亦不太好。我只喜歡它給你一種要反省自己去路的感覺。

張： 影像非常強烈，懸疑感亦做得很好。但我只能看到：導演是個好學生，她給我的感覺跟 **《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 導演所給我的感覺不一樣，後者能夠展示出他的潛能，亦讓我覺得他將會成為一個優秀的藝術家。

麥： 今次總共有三部泰國作品入圍，它們都很有創意。

張： 對。

麥： 不論在技術和構思上，三部作品都很有趣。

《Seoul Tower》

張： 可以期待這個導演會拍到一部劇情長片。

麥： 這導演完全有能力駕馭敘事長片。

張： 這是一部給年青人創作的典型韓式作品。拍得比較傳統，可能是入圍作品之中最傳統的一部片。

韋： 我覺得這是一部好電影，但也可以變成一本書、一個短篇故事。我看不到為何要把它拍成電影，我想看書的話，我也能得到同樣的感覺。

麥： 影片拍得很好，沒有甚麼特別問題，只是形式上太過傳統。但地下鐵的一段戲很有趣。

韋： 劇本完了，影片就完了。但在其他作品中，劇本完了，影片反而更有挑戰性。

《媽媽》

韋： 對我來說，這部作品跟其他的很不同。從電影製作人的水平來看，作品十分專業。所以，很難作出判斷。它跟《Seoul Tower》亦不同，你可以看出導演設定了一個結構，但他卻用另一種手法去處理。

麥： 我覺得那個媽媽的角色很出色，不管她是在演戲還只是演回自己。她每次出現都搶盡鏡頭，惹來全場注目。但這亦是問題所在。影片雖然叫《媽媽》，但說的多是她和兒子的關係，也可見他倆之間的化學作用。不過，這個媽媽就像演員一樣，她太獨當一面了，把片中其他的元素都壓下去。作為中國人，我也能代入這段母子關係。中國的家庭裡，母親經常是這樣的。導演選擇了用紀錄片形式拍攝此片，算是聰明的做法，能做出虛構與紀錄片之間的感覺，雖然這種形式已不是新的了。

張： 我不是太喜歡。影片以紀錄片混合故事片的形式拍攝，但敘事太弱。到最後，我只見到一些角色和一個很強烈的人物，我看不見故事。或者，導演不是想講故事。就算這只是一段生活的紀錄，但他亦未能帶出為何採用紀錄片混合故事片形式拍攝的原因。

《耳》

張： 這導演四十歲？

鄭： 對。

張： 這片是拍戰爭的記憶，所以知道他的年齡也很重要。

韋： 我喜歡他的意念，但處理得太好了，尤其是音樂。這故事十分個人，很好，但很多時候影像和音樂都太突出了。

麥： 好像一個大製作，有很多資金和經驗豐富的攝製組，乃十個作品之中最成功的一個。技術一流，每個鏡頭都像廣告片一樣。所有部分都做得很好，包括燈光。有些入圍作品甚至沒有理會燈光的處理。從技術而言，《耳》真的無懈可擊。我覺得它的意念也很有趣。雖然很多場景都是設定於現代社會，但亦能同時表現出歷史感和超現實感覺。這樣說回憶真的很有趣、很有創意。對我來說，只有一個小問題，就是所有元素都很人工化，你看到出色的技巧，但缺乏了一點人性的感觸，雖然故事是關於人類。

韋： 是一個很精緻細膩的作品。

《無辜年代》

張： 我不知道該怎樣看這作品。

韋： 我很喜歡它的影像，都是電腦做的，意識很大膽。你亦能感受它的動感節拍，如影片開始時的工廠生活等等。但當故事一展開，我反而開始抽離了。導演好像在強迫我們去接受這個故事。片中主角突然死了，亦令他一直營造出來的懸疑感一掃而空。

麥： 影像做得很好，但剪接太快了，有點亂。你根本還未知道發生甚麼事，他就已經跳了去下一場戲。鏡頭與鏡頭之間應該有更多關連。我覺得故事發展得太急促了。

韋： 我很喜愛那些繪圖和它的強烈對比。

麥： 對，動畫方面十分出色，不論是手繪的還是電腦做出來的。

韋： 但我覺得導演好像不能為影片找到一個更好的結局。

《冬過，雪還在》

韋： 我感受不到故事本身想要交代的東西。主人公用上人生不少歲月去採集古歌，但在片中我看不到這個觀點，我只看到那些人不停對著攝影機說話，以及一些風景。我們看不到動態，看不到導演對那些人物的感覺和主人公的掙扎。只有人不斷在說話，乃一個很平凡的作品。

鄭： 有點像電視上的紀錄片？

韋： 對，我看不到有任何創新的地方。

張： 我想說，其實有很多人賞試做類似的紀錄片，例如去年我在香港遇上的李儀，她也去了瑤山跟當地人拍了類似的作品。那部電影叫《瑤山少年》，講幾個瑤族少年跟老一輩學習瑤歌，那樣他們就能學好自己的方言，並將故鄉的舊文化傳下去。在雲南也有不少類似的紀錄片。我想這些電影都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們都是「做出來的」。好像《瑤山少年》，是導演叫那些青年幾時唱幾時不唱；更有幾場戲是導演指導他們拍出來的。問題就在於此：這是紀錄片，但導演指揮人物去做一些事。《冬過，雪還在》同樣有這個問題，不但在訪問中出現了，在其他場面亦有出現。只有一點是令我支持這部片的：其餘九部入圍作品都非常個人，只有這一部是投入社會，與別人分享的。我覺得其他九部作品都關上自己的門，他們在自己的睡房裡嘗試尋找自己。只有這部片嘗試探討自己的文化和社會。

鄭： 你是否指這部片是社會性的題材？

張： 對，這是一部關於社會的電影；其餘的都是個人的作品。

麥： 我覺得在文化而言，這部片有其重要性。它談及延續傳統民歌文化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但在風格上，片中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有時候，它想做侯孝賢——與人物保持距離，攝影機從遠距離捕捉及觀察，用遠鏡展示人們坐著談話的情況。但有時候，又用上近鏡，人物在非常傷感地說話。這種拍攝手法跟那些「仿侯孝賢」風格完全相反。所以我認為，在美學上，這部片很不一致，形式也有點守舊。

張： 太煽情了，太多眼淚。

麥： 字幕也做得不清楚，很難跟不上。

張： 有點像電視節目。

麥： 是電影和電視之間的東西。它有些場面，嘗試做出電影感；但有些場面，則很像電視節目。

張： 對，攝影上，有幾場戲很像侯孝賢，但敘事和訪問都太過煽情了。

鄭： 我們可以開始進入提名階段嗎？

章： 我選《我的 747》及《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

張： 《我的 747》、《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The Chamber》和《冬過，雪還在》。

章： 我也選《媽媽》和《The Chamber》。

麥： 我選《耳》。

鄭： 我們先把以下作品從名單上刪掉：《12》、《Is Am Are》、《Seoul Tower》和《無辜年代》。即是說，現在剩下六部作品。

麥： 這個比賽很著重創意，不如我們在第二輪討論就著作品的創意重新檢閱一次？

章： 我覺得獎項是讓更多人認識這批導演，鼓勵他們繼續創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處理《耳》一片？

麥： 對，他已很成熟、很有技巧。他的作品面面俱全，很精緻。

章： 雖然有些作品不及《耳》成熟、精緻，但我們也能看到導演的潛能和前途。好像《媽媽》，我從一些地方看得到他是一個好導演，我覺得他很有前途，但今次的作品就不夠大膽。《耳》拍得很好，是一個非常個人的作品。但我又質疑這是否導演本人的東西，因為在日本有很多這類關於回憶、關於重返戰時的電影，所以變得有點陳腔濫調。

麥： 如果單看作品本身，我會選《耳》。但如果放在這個比賽，我們便需要考慮導演的潛能。我們不應該太著眼於技術上，因為他們大多是十分年輕的導演，拿他們來跟經驗豐富的導演作比較，很不公平。同時，也要考慮「創意」這一點。對我來說，《The Chamber》和《無

辜年代》是差不多的作品，它們都是拍得很好的動畫，但沒有太多個人感情，只是在示範技術。

章：對我來說，《**The Chamber**》和《**耳**》都一樣。如果要我選的話，我會選《**The Chamber**》。兩片都是「非個人」的作品。我覺得《**耳**》根本不是導演個人的東西，而是一件製成品，他只是把現有的東西重現出來。《**The Chamber**》也一樣，但我喜歡它有幽默感、很精警，以及它的處理手法。

張：我提議在第二輪討論中，要考慮作品的創意、藝術成就及媒體運用技巧。導演亦必須在作品中展示出他們的獨有意念。

章：你為何選了《**冬過，雪還在**》？

張：我見過很多反抗這類社會性題材的年青人。他們沉溺於自己的世界，好像只跟電腦一起生活似的。《**冬過，雪還在**》是這裡唯一一部走到外面世界、接觸其他人的作品。我們很容易能投入它的主題。但它的弊點也是太容易讓人投入，拍得像電視節目。而在所有作品當中，最個人的一部是《**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最自戀的是《**我的 747**》。

章：我不同意，我覺得《**我的 747**》講出了很多在台北生活的事。很難得可以有一個電視節目，讓人用自己的攝錄機拍攝自己的電單車故事。這關乎一個個體，一種個人的表達。我們以前在電視上看到的紀錄片，大都只是圍繞高官達人，你看不見個體的聲音，也不可使用攝錄機拍攝。你可以想像，如果一百年前，有農夫拿著攝錄機，用他們的主觀角度拍攝農民的生活，會是多麼有趣的一件事。

麥：影片是否很個人，或者具有社會性，對我來說並不重要。因為在其他層面，亦可展示出導演的創意與潛能。基本上，這些作品都屬於不同類型，例如我們很難用一部動畫跟紀錄片作比較。所以，我寧願了解清楚頒獎的原則。我們為甚麼在這裡呢？我相信我們是想找一些有創意和有潛質的人或作品吧？

張：我們有一個大獎，一個「特別表揚」，兩個得獎作品應否來自不同的地方？

章：我很喜歡《**我的 747**》，這作品很可愛，雖然我平時很抗拒可愛的東西。透過導演的攝錄機，你可以看到他的熱情，他在當中表白了自己；也可以看出他已用了那攝錄機一段很長的時間，現在就好像做一個總結似的。

鄭： 我想提議大家分別提名一個作品候選大獎，並請講出背後的原因。

韋： 我已講了，〈我的 747〉。

張： 我在〈我的 747〉和〈The Chamber〉之間下不了決定。如果只有一個大獎，我會選〈我的 747〉，而給〈The Chamber〉「特別表揚」。

韋： 我會選〈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做「特別表揚」。

麥： 「特別表揚」，我也會選〈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作品雖然粗糙，但很大膽，又勇敢。至於大獎，我會選〈我的 747〉。

韋： 跟你剛才說的不一樣？

麥： 我的想法是這樣的。如果叫我看電影本身，我會選〈耳〉。但如果站在 ifva 的立場，還有更多的元素要考慮，包括創意、潛質等。我同意韋氏對〈耳〉的講法，即是說，無論我們再頒多少獎給他，他的導演技巧都會一樣專業、精細。他已經有一定的成就，我們不用再頒獎來肯定他。我覺得這考慮是對的，也是重點所在。至於其他的作品：〈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我覺得它未去到大獎的水平；〈媽媽〉和〈冬過，雪還在〉也不值得給大獎；〈The Chamber〉很好，但缺乏人性的一面。所以我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給大獎予〈我的 747〉。

韋： 如果可以有多一個「特別表揚」，我會選〈The Chamber〉。

鄭： 那評審團得出的結論是，今年的大獎得主是〈我的 747〉。有沒有人反對？（席間沒有人反對。）

鄭： 我們會有兩個「特別表揚」，分別頒給〈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和〈The Chamber〉？

韋： 這只是我的建議。如果只有一個「特別表揚」的話，我會選〈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

張： 可不可以這樣說：《我的 747》和《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是十分即興的作品；而《The Chamber》則是另一類的短片，一早做了大量準備和計劃。如果說潛質，我肯定《我的 747》和《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兩位導演會繼續拍出好的電影，但我不敢肯定《The Chamber》的導演會否繼續拍下去，在年青電腦迷的圈子中，他的作品是很典型的。

麥： 我們也要考慮《耳》嗎？

韋： 這片是他為自己而拍的……？

文： 這是他的首部短片。

張： 他說這是他首部個人的短片作品。

韋： 我想再看《耳》一次，如果時間許可的話……

麥： 我想再看《The Chamber》。

韋： 對我來說，《耳》像一個電視片，我看不出這是他個人的作品。

麥： 對，質素很高。

韋： 《媽媽》拍得很專業，是不是在電影廠拍的？

張： 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是十分專業的，我不是說他們都拍到好電影，但他們畢業的時候，通常在技術上已達專業水平。

麥： 對，攝影很出色，那個「媽媽」也演得很好，母子的關係亦很有趣。我只覺得作品不夠創新，以往我也看過很多類同形式的作品。

（評審團在觀看《耳》。）

張： 我覺得在技術方面，《耳》和《The Chamber》兩片都做得很好，所以我只會二選其一，因為對我而言，它們在技巧上都是大同小異。

麥： 我就覺得《耳》比較好，我依然認為它值得拿大獎。

韋： 《耳》真的很……是一個拿獎的電影。

麥： 對，影片根本沒有瑕疵。

張： 這是一部好片，而我亦完全同意韋氏的講法，我也覺得在《耳》看到的，大都曾經在其他日本作品中見過。

（評審團在觀看《我的 747》。）

張： 《我的 747》用上了罐頭音樂，有兩首英文歌在內，我肯定他沒有買版權。《耳》用的是原創音樂，但我不肯定《The Chamber》和《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是否有創作自己的音樂。

韋： 《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用的也是原創音樂，由導演經常合作的樂隊所創作。

張： 我們不應只看影像上的創意，也要留意聲音方面的創意，對嗎？

韋： 對。

張： 我看《我的 747》時，感覺影片猶如一陣悠然的清風。剪接做得十分自然，你看到不同的地方，內在的、外在的、移動的、靜態的……

韋： 我在想《耳》的音樂……

張： 雖然不算很原創，但起碼它嘗試做自己的音樂，也不只是背景音樂那麼簡單。

韋： 對。

（評審團在觀看《The Chamber》。）

張： 我所指《The Chamber》的顏色問題是，導演是否真的想要這些顏色。我覺得這不是影片的原色。是不是技術上出現問題，還是經過多次轉帶後的結果？

韋： 我覺得它的顏色很有古典味。我喜歡這作品的原因是，它沒有用任何音樂，卻能製造出一份懸疑感。

麥： **《The Chamber》** 其實是一種「內」與「外」的幻覺，看來好像有很多層次，但其實都是連繫在一起，最後回到同一個地方。但這並不合邏輯，雖然作品的確很有趣，也能帶給我們驚喜。

鄭： 那麼，有沒有人改變主意？

麥： 它們全都很好。

韋： 在大銀幕看**《我的 747》** 比較好，但**《耳》** 就在小螢幕上看比較好，所以我說它像電視製作。

麥： 我覺得它們都很好，所以，我提議在一些原則上作出妥協，提出一些我們認為得獎作品應該擁有的元素，然後才重新考慮每一部作品，看看哪一部符合這些原則。這樣進行好嗎？

韋： 我認為，我們應看重導演的將來、他的潛能。正如張教授所說，我們能想像到那個導演是會繼續拍電影，繼續行這條路的。

張： 對，我認為這獎項不單是對那個導演的鼓勵，亦是對其他擁有同樣文化的年輕導演的鼓勵。

韋： **《The Chamber》** 是那種「躲在房間裡完成的作品」的好例子。這是另一種電影製作的方式。但如果把**《The Chamber》** 放在一個動畫比賽中，它並不會那麼突出。

張： 我有兩個問題。**《我的 747》** 還是我們的大獎之選嗎？今年我們有多少個「特別表揚」作品？

麥： 韋導演，你重看**《我的 747》** 後，還會選它為大獎作品嗎？還是有其他選擇？

韋： 我在**《耳》** 和**《我的 747》** 之間有點猶豫。但我還是覺得**《耳》** 比較適合香港國際電影節，而不是「獨立」電影節的東西。

麥： 它似乎不太像獨立製作。

韋： 對……所以，我還是選《我的 747》為大獎。

張： 我也一樣。看完第二次，我的選擇依然是《我的 747》。

麥： OK，《我的 747》。

張： 今年我們要有多少個「特別表揚」作品？

韋： 《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和《The Chamber》。

張： 如果只有一個「特別表揚」，我會選《The Chamber》。如果有兩個的話，我會選《The Chamber》和《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如果有三個的話，我會選《The Chamber》、《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和《耳》。問題是《耳》實在太過專業了。《The Chamber》是我的「特別表揚」首選，因為我考慮到 ifva 的立場，把大獎給予兩部動畫片好像不太好。我希望能是《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或《我的 747》拿到大獎。《The Chamber》令我印象很深刻。你看《耳》的時候，可想像它需要動用八至十五人的攝製隊。但《The Chamber》的導演只有自己一個人，他負責所有技術上的工作。《The Chamber》是一部真正的獨立作品，技術一流，也觸及人性。

鄭： 我想強調 ifva 對動畫作品一視同仁。我們沒有偏重任何一個類型。

張： 那樣，我們把三部片全保留下來？還是你們想從中再作選擇？

麥： 其實，我認為「特別表揚」應該只有一部，就是《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因為它很大膽，而且跟其他作品截然不同。

鄭： 我們要再投票嗎？

麥： 我認為《耳》拿不到大獎的話，也無需要給它「特別表揚」，因為《耳》和《我的 747》有點類近，都是劇情片。但《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更具實驗性。所以我不介意「特別表揚」裡不把《耳》包括在內，我們亦無需要三個「特別表揚」。我對《The Chamber》亦有保留，覺得它有點枯燥。

韋： 但我認為它是一個很出色的個人作品。

麥：我一直以為只有一個大獎和一個「特別表揚」，所以我的想法是，如果把大獎頒給《我的 747》，把「特別表揚」頒給《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我們作為評審團的立場就很清晰了。《我的 747》是一部劇情片，既有創意，亦有人情味；選《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則表示我們鼓勵這類具有實驗性的作品，雖然影片有些瑕疵，但我們仍然表揚它，是因為它在探索影像與文本的一些可能性。作為評審團，這個方向便很清晰了。但如果我們把《The Chamber》也揀選入內，這或者能鼓勵那個導演，但……可能其他人就攪不清評審團的訊息了。當然，《The Chamber》是拍得很好，值得拿「特別表揚」。

張：對我來說，《我的 747》和《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都是很相近的東西……

章：都是一個拿著攝影機的人。

張：如果我們只頒獎給《我的 747》和《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我們便會投射出一個很強烈的美學觀點。

章：說真的，我認為《The Chamber》應該得到表揚，因為在這次比賽中，它是一個十分出色的作品。

亞洲新力量組

大獎

《我的 747》

侯季然（台灣）

特別表揚

《My Chamber》

柳碩鉉（南韓）

《Vous Vous Souviens De Moi?》

Thunskā Pansittivorakul（泰國）